

一封诀别家书引燃后代戎装接力

山河赤子 一脉回声

□ 见习记者 黄媛媛 通讯员 谢龙飞



1919年，一声婴啼划破大别山的薄雾，程英雄降生；1943年，稻浪金黄，24岁的他以血为墨，把名字镌刻在河山之上，兑现了“愿献头颅保中华”的誓言。八十载倏忽而过，记者循着松涛与稻香，走进岳西县店前镇，倾听程家三代人回荡在山谷里的回声——木枪曾演练少年意气，钢枪终化作卫国铁拳；一封诀别家书，引燃后代四人戎装接力；硝烟散去，稻浪起伏成金，万家灯火汇成星河。烈士未竟的山河，今朝锦绣作答：这盛世，如您所愿。

少年执剑：愿献头颅保中华

1919年，大别山深处的岳西县，贫农程海波迎来期盼已久的小男婴程雄。目不识丁的程海波一辈子为地主种地，只求孩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。

求学期间，程雄用树枝在地上做沙盘练字，字比富家子弟更挺拔。上小学时，他听到“九一八”事变的消息深感痛心，于是自制木枪，与同学河滩演练，讪笑者道：“凭你们用的那个木枪，就能打死敌人？”程雄回答：“手里有了木枪，又何愁钢枪！”

1937年卢沟桥炮响，程雄辍学夜奔，寻抗日队伍未果，回乡只见国民党县府老爷依旧灯红酒绿，他悲痛万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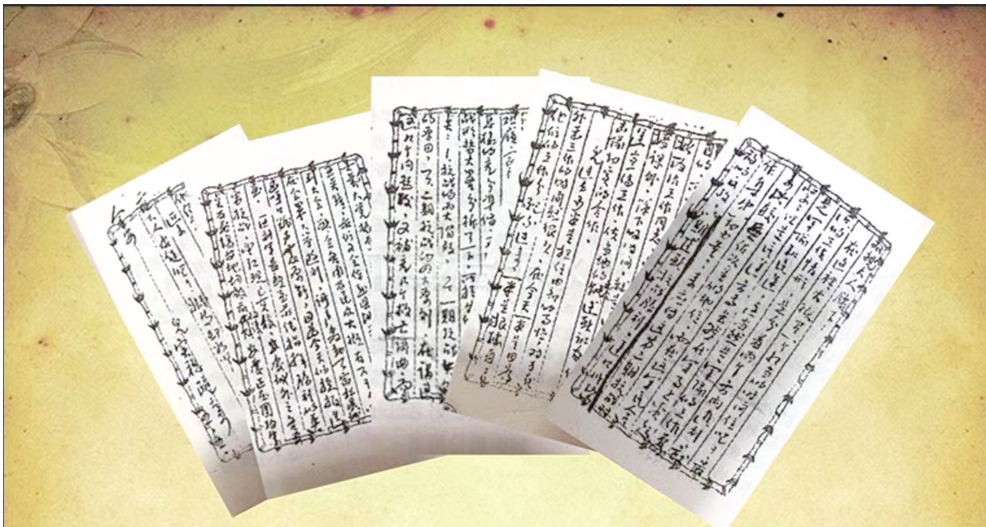
1938年夏，第五战区安徽省抗日总动员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省动委会”）直属二十六工作团到店前镇，开展抗日救亡宣传，程雄立即报名参加。他在团内积极工作，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39年初，根据省动委会指示，各县抗日团体抽人合并成立政治大队，程雄被编入一大队，由岳西先后转移到太湖、潜山、怀宁、宿松和桐城等地活动。

1940年，程雄在新四军担任指导员，在即将离开大别山，开赴抗日前线时，他给父母写了一封长信，殊不知，这封长信竟成了他的绝笔信。

“如果不能活着的话，双亲大人应保重玉体……现在儿就要离开大别山，走上最前线，消灭敌人，保卫中华，望双亲不要悲伤挂念，儿为伟大而生，光荣而死，是我做儿子最后的心意，罪甚！罪甚！”

1943年，秋收在即，稻浪金黄，日军垂涎。分区各作战部队昼夜游击，誓把一粒粮也留给自己人。程雄奉命夺取丁家山制高点。他率部反复拼杀，敌人节节败退，我军最终顺利占领了高地。而程雄也倒在血泊之中，壮烈牺牲，年仅24岁。

18岁时，程雄曾在《红岩诗草随笔》中写下“天不怕，地不怕，愿献头颅保中华”的诗句。八十余载过去，少年的誓言仍穿云裂石，如今化作山风，日夜拂过大别青松，松涛低回，便是他不灭的回声。



程英雄的家书。图由程建策提供

血脉相承：程氏家族从军记

战火远去，血脉未冷。

程家后代里，先后有四人穿上军装：程建华，上海某部；程国政，河南某部；程晓敏，上海某部；程泉，东部战区，已服役十年，至今仍在部队。

四人中，最小的是程泉，程雄的侄孙，生于1995年，2015年入伍，如今担任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参谋。“我从小就对军人充满了敬意，进军营、穿军装梦想悄悄在心中发芽。”程泉说。

初入军营，海岛的环境伴随着火辣的头，让程泉的身体很不适应。一次越野训练过程中，程泉半途便觉天旋地转，一头栽进滚烫的沙里。拨通堂哥程晓敏的电话，他声音发颤：“哥，我正在过人生最苦的日子。”

几天后，程泉收到程晓敏的信，信中只有13个字：“天不怕，地不怕，愿献头颅保中华。”

那一瞬间，仿佛有滚烫的血从脚底涌上心头。程泉攥着信纸，听见自己的心跳擂鼓般跳动——那是1937年18岁的程雄在硝烟里刻下的誓言，也是此刻刚过18岁的他体内苏醒的脉动。

程家的红色血脉，从未断流过；程雄烈士保家卫国的浩荡英风，世代相承，生生不息。

1985年，程泉的伯伯程建华光荣入伍。临行前，家中长辈为他举行了简短的“壮行宴”。部队的训练很苦，但程建华从没打过退堂鼓。程雄的家书总能给他无限的力量。

1989年，程建华退伍，其弟程国政参军。兄弟俩在站台拥抱“换防”，弟弟嘱托哥哥“顾好家”，哥哥寄语弟弟“守好国”。

2007年，程泉的堂哥程晓敏到了应征年龄。他戴上红花，在一片锣鼓声中骄傲地离开家乡。彼时的程泉还不到12岁，看到堂哥穿上军装时神采奕奕，恨不得一夜间长大。

程泉的父亲程建策因为身体原因，多次报名参军未果。尽管父辈平时严肃少语，但程泉还是能从他们的叹息中感受到伯伯和叔叔“兵未当够”的壮志未酬、父亲“参军未果”的黯然神伤。因此，少年的程泉对军营就更加向往。

回忆一幕幕在眼前摊开，手握信件的程泉内心更加坚定。“新时代青年要在奋斗中追逐青

春理想。”程泉说，他一定会在部队继续努力，不断铸牢忠诚品格，锤炼过硬作风，不负先辈，不负韶华。

山河如愿：侄儿守村促振兴

“大伯父牺牲前最牵挂的，是让乡亲们有饭吃、有衣穿。”岳西县店前镇店前村党总支书记、村委会主任程建策说。

程建策是程雄的侄子，出生于1970年。在程建策的记忆里，大伯父的故事是从自己的父亲、几个叔叔婶婶那里口传下来的。如今，程雄兄弟姐妹7人均已离世，程建策的长辈里，只有自己的母亲、程雄的弟媳健在。

程建策回忆起从家中长辈那里听来的故事：1940年程雄最后一次回到家乡时，他和几个随行人员一道，带回了从日军那里缴获的军大衣、军大帽等物资，不料被当地的土匪武装获悉其回来的信息，为躲避追捕，程雄只能被迫连夜离开。临行前，程雄还不忘给家里人提振信心：“外面的形势很好，战争胜利以后，我们老百姓就有饭吃，就有衣穿！”

据程建策回忆，1980年，程雄的两位战友来到程家整理收集其遗物，他们将程雄在战役里缴获的战利品、家书一一带走，只留下一句，“他没留下骨头，我们替他留下名字。”2015年，程雄的家书等物件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永久收藏。留在程家的，只剩一张烈士证、一枚纪念章和几张老照片。

程建策时常翻看程雄的烈士证和纪念章，心中也会涌现出“参军未果”的无尽遗憾。但他没有放弃，而是走上了另一条“战场”。2014年，他当选店前村党总支书记，带着两委班子跑项目、争资金，带领村民种茯苓、天麻、生姜，发展第三产业，让店前村从“穷山沟”变成“家家有存款、户户住楼房”的小康村。

“如果大伯能看见，我想告诉他——您当年用热血换来的山河，我们替您守住了；您没来得及看的万家灯火，我们替您看见了；您未竟的梦想，我们替您实现了。”程建策饱含深情地说。

8月的大别山，风从松林深处涌来，松涛如潮，仿佛一声又一声回应：我在这里，我一直都在。